

闲云野鹤

烟火里的村庄

●辛灵

母亲点燃的炊烟，是一个家庭的凝结之气。

暮晚时分，炊烟在村庄上空泼染出一幅水彩画，这是烟火村庄的气息。木柴在灶膛里噼啪作响，大铁锅里炖着朴素的农家菜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那是一幅温暖的图景。

每年的大年初一，母亲早早就把土灶点燃。“谁家的烟囱先冒烟，谁家的日子先拔尖”，这样的谚语和乡村风俗是契合的。在我记忆中的每个清晨，母亲都是在土灶旁忙碌着……一缕一缕的炊烟从烟囱里飘向天空，那是大地和天空连接的纽带，承载着一个家庭对团圆的憧憬和希望。

冬天，母亲来到县城住进楼房，话语中屡屡流露出对热炕的思恋。可能在母亲的感受里，灶膛烧着火、烟囱冒着烟的乡村老家才是有根的家，才有落地的踏实。母亲勉强等到清明，回到乡村，打扫老屋，烧火烧炕。空了一冬的屋子，像个留守孩子盼回了自己的亲娘，老屋有了柴禾和灶膛的亲密，烟火气重新弥漫在房间。母亲回到家中的气息也影响着房前屋后的树木，母亲给苹果树、葡萄树浇透了水，这些喝饱水的树木，沐着春风开始长个了。

犹记得小时候，每家的炊烟都有自己独特的气息。夏天，我家烟囱里飘出的炊烟，有蒿草或麦秸的香气。在父亲固有的观念里，孩子是不能懒惰的。每年暑假，我和姐姐都要去南边的土路边割铃铛蒿。那些高过人头铃铛蒿，除了割来烧火并没有其他用处。但那些生命完结的麦秸就不一样了，可以碾碎和在泥里抹墙。麦秸在灶膛里延续另一种生命时，那种气味是独特的，犹存一些粮食的余香；冬天，我家烟囱里飘出的是淤柴的腥苦气息，这些淤柴是勤劳的父亲在西拉木伦河边捞的。有柴垛

的人家心里踏实，冬天大雪封门，柴禾把炕烧得热乎乎。炕热屋子暖，在热炕上“猫冬”，梳理着一年的故事。

柴禾和粮食这两个好伙伴，组合在一起，成为烟火村庄的底气。

村庄被美丽的西拉木伦河、新开河环绕。台河口乡因新开河（台布根河）而得名。我所住的义和沙拉为蒙古语，意为大河叉子。沿河村庄的地名，都有两条河流抹不去的印记。

当年我在那个偏远的村庄生活时，心里常常有逃离的念头。当我离开村庄在县城定居时，以为自己有了田埂之外的生活，不会回头张望。当人到中年时，回头再看自己的家乡，两条河流庇佑的家乡无疑是福祉之地。在地下水锐减的这些年，干旱困扰着北方大地。家乡因为有两河流灌溉，草木葱茏，庄稼也比别的地方长得好。当年离开的小村，是我现在极力回归的地方。我也像母亲一样，在假期一次次往返于居住的小城与家乡的田埂之间。我的诗歌和散文里，西拉木伦河和义和沙拉出现频率最高，村庄一度成为我创作的灵感之源。

每次回到家乡，都会去河边走走。河边的怪柳林是小时候捡柴禾的地方，那时放学后，我们便背上背篓捡柴禾。有一次和两个小伙伴在树林深处捡柴，不知不觉太阳落山，树林里黑黢黢的，找不到回去的路。好不容易走出树林，却辨别不出家的方向。一个小伙伴在高处看到村子里飘动的炊烟，我们心里才算踏实。顺着炊烟的方向，找到了回家的路。

炊烟不是实体之物，却是朴素的乡村之源，它用精神的富足喂养大了村庄。我常常想，当一个村庄没了炊烟袅袅，它的消隐之日，就是村庄失根之时。



图片来源:IC photo

慢煮生活

●赵自力

我是在茶香中长大的，可以说是茶香浸润了我整个童年。但我不太喜欢茶，因为我不懂茶。小时候，看到父辈们一口口品茗时，我常常想倒不如来瓢井水喝得痛快！

帮父母煮茶，成了小时候最普通的家务活。一把铁茶壶，续上水后抓把绿茶放进去，然后放在柴火炉子上。不需要多大的火，要不了多久铁壶就“吱吱”地往外吐着白气，壶里“咕咕”直响时，茶就煮好了。父母一杯接一杯地喝，喝得有滋有味。如果家里来客人了，得煮好几壶呢。那茶颜色青绿，香气扑鼻，但喝起来似乎总有点苦涩，远没有汽水甘甜。因此长那么大，我还是不习惯喝茶。

到外地求学后，母亲在我的行囊里装了一包绿茶，说想家了就煮茶喝。当时也没在意，心想大城市里谁还稀罕这个。那包绿茶在我的包里放了一个多月，后来班上组织野炊，我顺手就把绿茶带上了。大家吃完饭后，我则用铁锅煮起绿茶来。没想到，同学们纷纷说我煮的茶好喝，口味纯正，非常解渴。我趁机讲起老家的绿茶来，头头是道，其实我并不懂茶。那一刻，我的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，为了不让自己露馅，开始喝起绿茶来。这一喝不要紧，慢慢地就喜欢上煮茶。每逢周末，我就和同学们在寝室里煮茶喝，一边喝茶一边读书，茶香浸润着书香，品茶论道，其乐融融。偶有隔壁同学来串门，其实是来蹭茶的，我们毫不介意，以茶会友，不断收获浓浓的友谊。

参加工作后，我几乎每天都要煮茶喝。老家的绿茶，城市里的自来水，一个古老，一个现代，在精致的茶壶里慢慢融合，化成滋润舌头的琼浆。父母知道我爱茶，每年谷雨前后，总要托人捎来几包绿茶，有时甚至是野茶。我常常在饭后放下碗筷洗净手，慢慢煮壶绿茶，我喜欢让茶香弥漫在家里，然后小口小口品着，满口都是“家”的味道。

有车后，乡村公路修到家门口，我们经常回老家看看。妻子帮母亲做饭洗衣服，孩子在茶园里玩耍，我则喜欢陪父亲喝茶。铜茶壶很精致，放在沼气灶上慢慢煮着，反正沼气有的是。茶叶在茶壶里渐渐舒展开来，随着沸腾的水上下浮沉，释放着春天的气息。一壶好茶慢慢煮好后，我和父亲慢慢品着，说些往事，真有点“壶里乾坤大，杯中日月长”的味道。

煮茶，是我打开生活的一种方式，我喜欢把平淡的日子慢慢煮得芳香四溢。

芳菲物语

青城冰雪情 一起向未来

●马林蔚

中国杯短道速滑精英联赛是目前国内级别最高、规模最大的短道速滑联赛，全国顶尖的短道速滑运动员都会参与其中。而2022—2023年度的联赛第二站就设在呼和浩特，我有幸可以亲临现场观看国家级的速滑赛事。

我们看的比赛项目主要包括9圈追逐、4圈追逐以及混合接力赛。在现场看比赛和电视机里看比赛全然不同，冰刀摩擦冰面的声音、教练们在场边的喊声、摇铃声，还有观众的掌声都清晰可闻，交汇成了电视里少有的热闹场面，这是电视直播或转播比赛所没有的氛围。与此同时，现场观赛发现运动员滑行速度比电视里看起来快得多，所有的交会、超越甚至是碰撞摔倒都发生在刹那间，稍有走神就容易跟不上比赛的进程。

与我同行的朋友是自初中起就喜欢看冰上运动比赛的“资深冰迷”，从进入场馆起，她一直很激动，但也会很耐心地给我讲一些冰场上的经典赛事和故事。在小将张添翼率先出场之后，我就更明白了短道速滑作为一项冰上竞技体育赛事的魅力所在，

他作为青年组参赛队员，成绩明显高于其他选手，配合着赛场里热血的背景音乐，我也不由得心潮澎湃。之后，我们又看到了安凯和孙龙的同组比拼，还有许宏志、郭奕含等众多优秀运动员的精彩表现，所以在体育馆里坐了一整天都不觉得疲惫，甚至更加兴奋了。

对于我而言，速滑所拥有的意义不仅仅是今天的比赛、冬奥时的竞技，更代表着中学时期陪伴和见证着我和朋友一起拼搏、共同进步的那段日子，就像比赛一样的激情又难忘。比赛结束后，我们在门口遇到了许宏志，我的朋友还和他拍了一张合影。在我看来，这并不是一张简单的合影，更代表着她多年以来对短道速滑的由衷喜爱，也是我们中学岁月里的具象化见证物，更是对不久前北京冬奥所传递的奥运精神的传承。在现场，我还看到了许多家长带小朋友来观赛，相信这一次的现场观赛，也会在他们的心理种下一颗冰上赛事和奥运精神的种子。